

女儿的 使命



Nüerde
墨微 著 shiming

所有心碎的人都已经睡了，所有醒着的人都在盼望着心碎。



微笑与眼泪，
希望与彷徨，
伤害与安慰。

爱，
无可奈何，
纠缠不清。

中国
社会出版社

女儿的使命

墨 微 著

 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儿的使命 / 墨微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
2009. 9

ISBN 978 - 7 - 5087 - 2719 - 6

I. 女… II. 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16457 号

书 名: 女儿的使命

著 者: 墨 微

责任编辑: 张友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: (010) 66080300 (010) 66083600

(010) 66085300 (010) 66063678

邮购部: (010) 66060275 电 传: (010) 66051713

网 址: www. shcbs. com. 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京海印刷厂

开 本: 160mm × 245mm 1/16

印 张: 24. 25

字 数: 368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4. 0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突然远行/ 1
- 第二章 母亲的第一个恋人/ 18
- 第三章 海枯石烂不变心/ 35
- 第四章 忏悔/ 54
- 第五章 亲爱的, 别逼我/ 60
- 第六章 夜色朦胧/ 66
- 第七章 灵魂深处/ 77
- 第八章 不辞而别/ 86
- 第九章 爱情的结晶/ 98
- 第十章 档案里的秘密/ 112
- 第十一章 不寒而栗/ 126
- 第十二章 藏匿/ 139
- 第十三章 女人行动/ 147
- 第十四章 胜利者的微笑/ 159
- 第十五章 女妖/ 165
- 第十六章 受伤/ 172
- 第十七章 可耻/ 180
- 第十八章 心比天高, 命比纸薄/ 187
- 第十九章 罪过啊, 罪过/ 191
- 第二十章 角色/ 197

- 第二十一章 海棠花开了/ 207
- 第二十二章 断送爱情/ 216
- 第二十三章 受尽折磨/ 228
- 第二十四章 时针滴滴答答地走着/ 238
- 第二十五章 补偿/ 247
- 第二十六章 支离破碎/ 252
- 第二十七章 再生希望/ 259
- 第二十八章 脸面/ 264
- 第二十九章 难言之隐/ 269
- 第三十章 冰清玉洁/ 278
- 第三十一章 打碎的碗/ 284
- 第三十二章 大恩大德/ 300
- 第三十三章 费尽周折/ 312
- 第三十四章 讨债/ 325
- 第三十五章 莫名其妙的悲哀/ 332
- 第三十六章 忧愁立刻烟消云散/ 338
- 第三十七章 易如反掌/ 346
- 第三十八章 羔羊/ 355
- 第三十九章 不能轻易改变生活轨迹/ 363

第一章 突然远行

1

街头比白天还喧闹，霓虹灯下，恋人们互相搂抱着嬉戏着，拿着冰淇淋向对方的口里塞着，五颜六色的裙子和T恤衫让人们体会到了什么叫青春。

宽大的梧桐叶子微微晃动着，根本看不见天上的月亮和星星，因为灯光太多太亮了。

彭林、潘夏和很多年轻人一样，一到夜晚就来到街头，享受夜晚的凉爽和喧闹。这一代年轻人似乎不喜欢宁静，即使恋爱，也会选择人多的地方。成千上万对年轻人在街头搂抱着、亲吻着，互不干扰，目不斜视，眼睛只是看着自己的恋人。

然而今天，潘夏神情有些异样，眼睛没有了往日欢乐的光芒，而是有些忧郁，她没有看自己的恋人，眼睛只是茫然地看着远处的霓虹灯。

就这样好长时间，她才说：“彭林，我可能要出远门。”

彭林惊骇地看着潘夏那黑黑的如葡萄珠似的眼睛问：“去哪里啊？怎么这么突然？不可以带我一起去吗？”

潘夏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近来她经常这样：“我以后会告诉你的。”

彭林怀疑潘夏有什么心事，因为近来潘夏经常这样，眼圈发黑，而且经常发出一声叹息来。“潘夏，怎么？你要抛弃我吗？”

潘夏支吾着说：“不是，我有一个使命，神圣的使命。”

彭林诧异地看着她：“使命？”

潘夏的脸上现出一丝坚毅，这是潘夏经常有的神情：“是。”

彭林知道，只要潘夏决定了的事情，别人是很难改变的。“潘夏，你到底去哪里啊，怎么连我也不相信吗？”

潘夏看着远处，嘴角动了一下，似乎想说但还是抑制住了自己：“我以

后会给你打电话的。”

彭林看着恋人那苍白的鹅蛋型的脸颊日益消瘦，越发苍白，心里有些心痛。可是，他知道她的脾气，她特别有意志力，如果她不想做什么，或者想做什么，别人很难改变她，她也不会允许别人改变她。

潘夏苦涩地笑了一下，在彭林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，然后急匆匆地走远，白色的连衣裙随风飘舞，长长的黑发也随风飘舞着。

彭林想抓住她，舍不得她那纤细的腰肢和那丰满的胸部，可她已经跑远了。

他追赶着潘夏：“潘夏……潘夏……”

潘夏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彭林也挤进出租车。

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都没说的事情，当着出租车司机，肯定更不能说了。

彭林知道，潘夏一定是遇到重大事情了，每当她遇到重大事情，每当有重大决定，神情都是这样的，眼神也是这样的。然而，作为恋人，她应该告诉他啊，到底她或者她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

彭林胡乱猜测着，他脑海里出现了几种猜疑：

潘夏要和他断绝恋人关系，因为不能当面说清楚，推说去外地，到外地后给他发短信。这个……有可能，可自己并没有看出潘夏对自己不满啊！

潘夏在外地有了新工作。这个，也有可能。彭林和潘夏一起在医科大学毕业了，彭林在父母的医院找到了工作，但潘夏还始终没有地方可去。可没听说潘夏在外地有亲朋好友啊？再说了，找工作有什么可保密的？

要么就是潘夏在外地有了新恋人，这也很有可能。在医科大学，潘夏身后就有很多男生追求，他们在她面前献殷勤，甚至诋毁他彭林。

潘夏到外地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。比如，杀人……简直是开玩笑，这样纤细柔弱的女孩子怎么可能去杀人呢？那么，去干什么去呢？

潘夏去外地寻找新的机遇？也许要做生意？那也应该和他商量啊，这的确没有保密的必要啊。

出租车按照潘夏的吩咐，在火车站广场停下了。

潘夏下了出租车，看了一眼彭林，歉意地点了点头，然后挤进熙熙攘攘的人群。

彭林紧紧跟着她说：“潘夏，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，你就告诉我

啊,比如,需要钱……”

潘夏摇头:“不需要,你知道,我也吃不多,现在饭菜这么便宜,我一天也就两个馒头。”

彭林越发地疑惑。他使劲抓住了恋人的胳膊,把恋人拥进怀里,动情地问:“到底怎么了?难道你真的不想让我知道吗?”

潘夏犹豫了一下,还是摇头说:“你真的没有必要知道,再说了,这样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”

彭林问:“那你父母知道吗?”

潘夏说:“不知道。”

彭林问:“到底是什么事情,你连父母和恋人都保密?”

潘夏还是苦涩地笑了一下,彭林看得出,这苦涩的笑容是装出来的,在潘夏的心里,一定装着无数的苦和痛。

彭林喊起来:“你有什么事情,应该告诉我,让我和你分担。”

潘夏那白白的手指在彭林的脸颊上轻轻地碰了一下,像是提醒:“我走了,不许和别的女孩子来往啊。”潘夏说完,跑进火车站候车室。

彭林在后面追赶着:“潘夏……”

彭林抓住了潘夏:“潘夏,告诉我,你到底去哪里?”

潘夏的脸颊再次现出一丝忧郁的神情:“我以后会告诉你。”

彭林喊道:“不行,我不放你走。”

潘夏流出了眼泪:“求你了,彭林,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件事干成,否则,我活着就没有意义了。”

彭林惊骇地问:“什么事啊?为什么还对我保密啊?”

潘夏说:“你知道,我过去从来不对你隐瞒什么,可今天,求你了,给我一点保护隐私的自由好吗?”

彭林听到这话,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:“潘夏,你不爱我了是吗?”

潘夏点头,眼睛里的泪珠已经流了下来,她似乎真的有难言之隐:“当然爱。”

潘夏肯定是早就买好火车票了,她拿着火车票进了站台。

彭林也买了站台票,急匆匆地跟进了站台。

火车徐徐进站。

彭林忽然发现了火车车厢上面的字:“啊,你是……”

潘夏一脸的忧伤,似乎是奔赴一场决斗,很像壮士一去不复返的神情:
“是。”

彭林惊讶地问:“真的去找贺刚吗?”

潘夏眼里出现了一丝温柔:“不是。”

彭林忽然醋意大发,他追着女友问:“我知道贺刚在那个城市住,我知道,从大学到现在,他一直在追求你。”

潘夏急忙解释着说:“我不是去找贺刚。”

彭林似乎不相信潘夏的话:“你肯定是去找贺刚。”

潘夏无奈地失望地摇头:“你这么理解我也没办法。”

彭林有些恼怒:“潘夏,你……你想背叛咱们的爱情吗?”

潘夏上了火车。

彭林愤怒地追着火车。火车开动了,驶向远方。

潘夏从窗口向彭林摆手:“彭林……再见,我永远……”潘夏忽然哭了起来,没有说出“爱你”两个字。

看来,潘夏很伤心,似乎有难言之隐。那么,她到底是干什么去了呢?为什么不可以和自己说呢?难道她和那个贺刚真的有什么事情要当面解决?

彭林把矿泉水瓶子狠狠地砸向了火车。

彭林的脑子一片空白,感觉女友把自己的思维 and 意识也带走了,自己也没有思想了,只是满肚子的愤怒。

现在的女孩子真的是变幻莫测的,听说医院里那些女孩子甩男友就像甩高跟鞋一样的随意,穿着稍微不如意,或者别人说不好,马上会抬脚把高跟鞋甩出去。难道自己青梅竹马的女友也变成这样了?不会吧,彭林否定着自己。

可是,现在的女孩子,诱惑那么多,比自己有权有钱的,比自己英俊潇洒的,那还不有的是吗?现在的世界光怪陆离,令人目不暇接,自己不是也每天都处在诱惑之中吗?

2

彭林孤独地在街头走着,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广告和街头那些歌厅、舞厅、酒吧传出的靡靡之音以及男女恋人们毫无顾忌的接吻、调情的笑声都刺激着他,他感到周身燥热,无法解除,无法克制,他想大声喊叫,大醉

一场。

彭林走进一家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酒吧，坐在一个座位上，喊叫着：“我要喝酒。”

一个吧女走来，她观察着彭林：“啊，你肯定是失恋了。”

彭林斜睨了这个吧女一眼，发现这个吧女年龄并不大，也就20岁左右，一脸的单纯，并不像其他酒吧的吧女那样，把自己打扮得妖艳性感，而是一副学生模样，他也就稍微有了些好感。平时他是不敢来这种地方的，他担心潘夏有意见，说他是色狼，潘夏管那些经常去酒吧、舞厅的男人都叫色狼和酒鬼，所以彭林在潘夏面前很是克制自己，不喝酒，不去酒吧、舞厅。

吧女的眼睛并不大，眼睛细眯着，像是看透一切似的：“肯定是失恋了，是不是啊？”吧女笑了起来，声音越发像是学生了。

彭林眼睛看着窗外，心情依然抑郁：“可能吧。”

吧女说：“治疗失恋的办法，只有一醉方休了。”

彭林冷笑着：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借酒浇愁愁更愁。”

吧女问：“那你还来酒吧干什么？”

彭林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女孩子：“我……不知道为什么……”

吧女肯定地说：“为什么……不知道为什么……肯定是失恋！”

彭林一挥手：“别管那么多，快，上酒。”

吧女拿来酒，打开瓶盖，倒了一杯递给彭林。

彭林抢过酒瓶，咕咚咕咚地喝下去。

吧女没走，眼睛一直在彭林的身上转来转去：“啊，你可真像男子汉。”

彭林懊恼地说：“我本来就是男子汉。”

彭林不知道怎么把那酒瓶里的酒倒进嘴里的，很快就头脑发昏，昏昏欲睡了，彭林站起来，摇晃着走出酒吧。

吧女抓住了彭林：“哎，你还没给钱呢，我们老板会把我开除的。”

彭林掏出钱：“拿，拿吧。”

吧女掏出钱，顺便拿出彭林的工作证看着：“啊，还是个大夫呢，肯定是名牌大学毕业生了。”

彭林已经醉了：“这还要问？”

彭林摇晃着走出。

吧女说：“等一会儿，我送你。”

吧女搀扶着彭林走着：“彭林，你家在哪里啊？咱们打车走吧，反正你有的是钱。”

彭林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叫彭林？”

吧女笑着说：“你的工作证上写的啊，第一医院大夫，彭林啊。哈哈……”

彭林打着饱嗝问：“你为什么偷看我工作证啊？”

吧女一脸的惊喜：“这是我们当吧女的职业习惯吧，喜欢记住客人的名字、单位、职业。”

彭林问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吧女说：“想……记住你们，我们的常客，你们不来，我们就去拉你们来啊。”

彭林：“拉我们来，到你们这里喝酒，有什么好处？”

吧女说：“到我们这里喝酒啊，好处当然多了，喝多了，我们保证会送你回家，而且是我这样的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送你回家。”

彭林仔细端详着吧女：“啊，的确年轻漂亮，你叫什么？”

吧女说：“无涯。”

彭林笑了起来：“呵呵，挺有诗意的啊。”

无涯还是稚气未脱地说：“好吧，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你，就告诉你实情吧，我原来叫五丫，后来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酒吧，就取名字无涯了，明白了吗？”

彭林情不自禁地抚摸着无涯的手，发现无涯的手是那样粗糙，和潘夏的手截然不同。潘夏虽然也是出身贫苦，可潘夏有溺爱她的父母，什么活都不让潘夏干，甚至连洗菜刷碗这样简单的活也不让潘夏干，所以潘夏的手纤细、白嫩；可这个无涯的手，手指很粗，就像小胡萝卜一样，而且粗糙的皮肤都可以刺痛握她手的人了。可是，这小妞的脸蛋还是很细腻和白嫩的啊，不然她也不可能被酒吧老板收留当吧女吧？

彭林喃喃地笑着：“五丫，嘿嘿……俗不可耐，俗不可耐。”

无涯不高兴地抽回自己的手：“看看，你们这些人，就是必须要骗你们，不骗你们，你们就瞧不起我们，是不是？那个词叫什么来着？故弄玄虚，不对，趋炎附势？也不对，看看，我这点水平，驴唇不对马嘴的，啊，想起来了，叫附庸风雅，我们老板请来的大学老师教的，说看见你们这些大学生啊，知识分子啊，要附庸风雅，嘿嘿……这也是我们职业培训的课程呢。”

无涯把摇摇晃晃的彭林斜倚住，喊着：“出租车……快来啊……”

无涯把彭林弄进出租车，然后抱住了彭林。

她喜欢像彭林这样的书生，可惜来到她们酒吧的，都是些没有文化的男人，他们虽然有钱，可说话粗声大气，动不动就骂人，喝醉了，就抓吧女的乳房，而且用力是那样大，像是把吧女的乳房要揪下来似的，疼得吧女们大叫，他们却兴奋地开心地哈哈大笑。

彭林这样的书生呢，多礼貌啊，文静得像是对待自己的女同学，甚至还嫌弃她们粗俗呢。还有，他们说话动不动就脸红，那白皙的脸颊上，浮起一片羞涩的红晕，很是让她欣赏。她也遇到过对自己感兴趣的男人，可她坚持不把自己献给他们，就是为了要给一个书生留着。难道今天自己真的等到这个男人了吗？

彭林躺在无涯的怀里，醉意朦胧的。他感觉这个吧女的大腿很丰满，很性感。和潘夏恋爱这么多年了，潘夏一直还很矜持，坚持不许彭林碰她的大腿和乳房，只是脸颊可以和她亲近，今天，自己如此接近一个女孩子的大腿，他有些惶惶然。他闭着眼睛，觉得自己的确是醉了，不然自己可不会这样的啊。

司机问：“你们去哪儿？”

无涯问：“彭林，你们家到底在哪里啊？”

彭林喃喃地说：“想不起来了。”

他现在大脑还是一片混沌，潘夏的脸颊和这无涯的大腿交相在他眼前浮现。

司机笑了起来：“好，反正你们花钱，想不起来，我就这么兜圈子了，哈哈……”

无涯急忙推搡着彭林：“别，彭林，彭林……”

彭林拍了一下脑袋：“啊，想起来了，是盘脚营小区，对，盘脚营小区，5号楼，4门，1226号。”

到了彭林家门口，无涯将彭林放到楼道：“彭林，我走了，我不能和你的家人见面，一般来说，知识分子对我们最反感。”无涯悄悄地下楼了。

彭林醉醺醺地走进自己家，酒已经醒了：“妈，我喝水。”

孟凡淇看着儿子：“哎呀，怎么了？喝得醉醺醺的？”

彭锋恼怒地呵斥道：“一个大夫，喝成这样，不知道丢人现眼吗？”

彭林不满地说：“老爸啊，大夫也不是圣人啊。”

彭锋怒斥着儿子：“可大夫有自己的行为规范，道德准则。”

彭林嘿嘿地笑着：“你说，大夫的道德准则是什么？”

彭锋越发生气了：“还要我教你吗？”

彭林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把潘夏的画像和照片全都摘了下来。

孟凡淇跟着儿子，拿着水杯问：“又是怎么了？不是就欣赏潘夏吗？今天是怎么了？”

彭林喘息着粗气：“她去找贺刚了。”

孟凡淇问：“贺刚是谁啊？”

彭林说：“大学的同学。”

孟凡淇有些不理解这个潘夏了：“为什么？你们不是好了四年了吗？怎么说变心就变心啊？”

彭锋也走进来：“是不是因为工作的事啊？”

孟凡淇摇头，现在大学毕业生都是父母给找工作，潘夏她爸爸妈妈都没正式工作，她怨谁啊？唉，我不知道潘夏是这样的家庭，我要是早知道她是这样的家庭啊，我压根就不同意。

彭林从窗口向外望去，发现那个吧女站在不远处，正在向这个楼张望。

3

潘夏坐在火车上，说什么也睡不着。她不敢买卧铺票，没有那么多钱，她只买了硬座。

周围的人们都睡着了，有的还打起了鼾声。潘夏脑子里却是乱糟糟的，眼睛说什么也闭不上。

忽然，她有些难过了，鼻子发酸，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，一会儿，就一脸泪水了。

潘夏抹了下眼睛，依然望着窗外，黑色的原野和黑色的树木疾驰而过。

唉，自己怎么了？怎么这样小资了呢？自己很坚强的啊，遇事总是可以坚强得像男孩子啊，今天自己这是怎么了？还没到目的地，自己怎么就如此百感交集了呢？

火车晃动着，潘夏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潘夏似乎又看见自己读高中时的母校，那肥大的梧桐叶子，把艳阳都遮掩住，树下是一片阴凉。

彭林跑到她面前,问:“潘夏,大学考什么学校啊?”

潘夏沉吟了一下说:“我想学药学。”

彭林兴奋地喊起来:“我想学医学,咱们也算是有共同语言吧?”

潘夏冷静地看着彭林,她知道,彭林的父母都是大医院的大夫,高级知识分子,而自己呢,父母都是没有职业的小市民:“共同语言?”

彭林拉着潘夏:“是啊,咱们这么长时间了,也算挺说的来的,在考大学以前,你就答应我了吧。”

潘夏打了一下彭林的手,一脸冷漠地问:“答应你什么?”

彭林祈求似的说:“做个朋友啊。”

潘夏坚决地说:“不行,这是早恋。还没高中毕业呢,我不想谈这个。”

彭林毫无顾忌地说:“早恋什么啊?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也是18岁定终身的。”

潘夏不敢接着这个话题谈下去了,兀自走出了学校。

彭林紧跟着走出了学校。

现在的高中生,谈情说爱已经不是秘密了,老师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装作看不见。只要学习不下滑,老师就不干预,已经有好几个男生向潘夏表示好感了,都被潘夏严词拒绝了。可是对于彭林,她拒绝得似乎并不严厉,她对他似乎有好感。彭林好像并不帅气,和她比起来,眼睛略小,个子也不是那么高,看起来好像并不英俊潇洒,然而从小到大,彭林似乎总是她如影相随,好像特别投缘,而她依然和他保持着女孩和男孩子应有的距离。

校外,街头垃圾箱前,潘夏的父亲汪漫天在和一個捡垃圾的年轻人争夺一个易拉罐,那个年轻人狠狠地打着汪漫天:“你这个臭劳改犯还敢跟我抢易拉罐?告诉你,这几条街的废品我都包了。”

汪漫天祈求似的说:“我女儿要上大学了,你就给我吧。”

那个捡垃圾的毫无同情心,依然在打汪漫天。

潘夏冲过去:“不许打我爸爸……不许打我爸爸……”

捡垃圾的狠狠地给了潘夏一下,潘夏的鼻子立刻血流如注。

彭林拿出手机:“我马上报警,我马上报警,警察说了,3分钟就到……”

捡垃圾的跑了。

汪漫天看着彭林:“谢谢你啊,彭林,每天都这么保护潘夏。”

彭林看着汪漫天，没头没脑地问：“叔叔，你们真的这么缺钱吗？”

汪漫天看了女儿一眼：“不，不缺钱，真的不缺钱。”

彭林也看了潘夏一眼：“叔叔，如果你们缺钱，我可以给你们。”

汪漫天急忙拒绝道：“不，孩子，看你说的，我们怎么可以要你的钱呢？”

汪漫天把三轮车推来：“潘夏，走，咱们回家吧。”

潘夏捂住鼻子：“嗯。”

彭林说：“不行，叔叔，潘夏必须上医院。”

汪漫天：“啊，对，上医院，我回家拿钱去。”

彭林：“我爸爸妈妈都是大夫，我们家有药，要不上我们家去吧。”

汪漫天说：“也行。”

彭林拉着潘夏走进自己的家，说要给潘夏拿些药品。

潘夏看着彭林的父母，鞠躬，叫着：“叔叔阿姨好。”

彭锋急忙点头：“啊，你好。”

孟凡淇却审视着观察着潘夏的身材和脸颊：“啊，好。”

彭林吹捧着潘夏：“爸爸妈妈，我跟你们说过，我们班最有实力的潘夏，经常和我争夺第一名的潘夏，看看，女才子。”

孟凡淇这才露出笑容打量着潘夏：“哎呀，潘夏，开家长会，你们校长、老师不止一次地夸奖你了，说你不仅智商超群，情商也超群，还特别刻苦。我们彭林也不止一次地夸奖你啊。”

潘夏依然捂住自己的鼻子。

彭林说：“妈妈，潘夏的鼻子坏了。”

孟凡淇问：“啊，鼻子坏了？怎么弄的？”

彭林说：“坏人打的。”

孟凡淇惊骇地问：“啊，报警了吗？”

彭林说：“报警了，坏人跑了，我们也没追。”

孟凡淇点头：“对，不能追。”说着她拿出药品给潘夏治疗。

孟凡淇仔细地观察着潘夏：“好啊，潘夏，今天第一次看见你，我好喜欢啊，你就做我的干闺女吧。”

潘夏笑了起来。

孟凡淇说：“真的，我就喜欢女孩子，干净、漂亮。可惜啊，我们这一辈子，就许生一个，哈哈……”

彭林问：“妈妈，我追求潘夏，你们同意吗？”

孟凡淇说：“啊，同意，同意。”

彭锋说：“只要你考上医科大学，你怎么追求潘夏我们都同意。”

现在的孩子早熟，现在的父母也都大度。

潘夏羞涩地跑出，她不喜欢彭林如此胆大，当着许多人的面就大谈什么追求，爱情什么的，那些事是女孩子心里的秘密，怎么可以随意拿出来示人呢？可自己也不好意思总是教训彭林，毕竟自己还是喜欢这个男孩子。

潘夏的家离彭林的家不是很远。彭林的家住在一栋高层住宅里，而潘夏的家是租的一间小平房，房屋狭窄、潮湿、低矮，门外堆放着父亲捡来的垃圾。

潘夏回来的时候听见父母说话，就停下了脚步。

潘风和汪漫天讲述着：“你说，咱们那个档案把我害了啊。我们老总今天找到总经理办公室，说没想到，你欺骗我们。我说，我没有欺骗你们啊。总经理说，你是劳改犯，为什么不说？我说，我是冤枉的，你就相信我吧。人家说，不行，我们是大企业，不能用劳改犯做会计。我就给他跪下了，说千万别开除我啊，给我个啥工作都行，烧锅炉也行，打扫卫生也行，总经理说，做梦吧你，好人有的是，谁用个劳改犯啊。呜呜……”

潘夏急匆匆地走进，她想弄明白父母为什么总是身处下层，总是被人们轻蔑和嘲笑，难道父母真的有不可告人的过去？

潘风看见潘夏进来，急忙擦了一下脸颊：“啊，闺女回来了？”

潘夏问：“你们刚才说什么？”

潘夏的母亲潘风急忙说：“啊，没什么。”

潘夏摇头说：“不对，我听见了。”

潘风支吾着：“没说什么啊？”

潘夏问：“谁是劳改犯啊？”

潘风脸色煞白：“没有啊。”

潘夏说：“我听得清清楚楚的。”

潘风脸颊上已经是汗涔涔了：“啊，我们单位的一个男的，跟我说他的身世呢。”

潘夏若有所思的：“是别人吗？”

潘风尴尬地说：“是，别人的事。”

看着父母那尴尬的脸,潘夏也不再寻根问底了,从小到大,父母对她也是很尊重的,从来没有搜查过她的书包、抽屉、日记本,从来干涉她和同学的来往,他们这个家庭形成了一个互相尊重的氛围。不过,她很久就怀疑,像父母这样有才有德的人,怎么会连个正经职业都找不到呢?甚至沦落成捡垃圾为生呢?父母有文化,有技能,能写会算,为什么还找不到工作呢?

自己同学的父母,为什么没有这样尴尬的问题呢?

火车继续向前行驶着,潘夏睁开眼睛,看着窗外。唉,一点困意都没有,已经长时间没睡觉了啊。

黑色的原野继续向身后掠过。

她想象着父母在她离开后焦虑的样子,歉疚感油然而生。

母亲潘风和养父汪漫天肯定还在看电视。

母亲肯定是唠叨着:“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来啊?这都几点了?”

养父汪漫天肯定是为母亲宽心:“跟彭林出去了,你还担心什么啊?”

母亲肯定是叹息着,那美丽的大眼睛肯定是望着窗外:“那不结婚……总是不放心啊。”

养父汪漫天:“唉,和彭林都好几年了,还有什么不放心的?”

母亲叹息着:“唉,现在的年轻人啊,说变就变啊,彭林已经是大医院的大夫了,潘夏呢,到现在还没个正式工作,再说彭林的爸爸妈妈都是大医院的专家,咱们两个……唉,我怕啊。”

养父汪漫天说:“凭咱们潘夏,才貌双全,别说彭林,就是再高点,也不一定配得上咱们潘夏啊。”

母亲总是为女儿担心:“话是这么说,潘夏那孩子变得越来越固执了,我就怕她和彭林闹翻。”

养父汪漫天不紧不慢地说:“不会,这男人啊,只要看中了一个女孩子,那个女孩子无论如何,男孩子都会妥协的,哈哈……”潘夏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满了脸颊,她毫无顾忌地哭了起来。养父啊,原以为养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,因为他比所有的亲生父亲都好,为了女儿,他受尽了委屈、侮辱,他竟然没有和母亲生下自己的亲生子女,怪不得母亲那样爱他,他的确是天下最好最好的男人。